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鎮

後周于謹

朔廣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
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
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討之
夙聞謹名辟爲饒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
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
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
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
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
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
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叅軍謹請
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
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
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板陵兵衆不
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
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爲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大失。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
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疾景欵附請兵爲援謹
諫以爲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
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
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
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
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
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捐
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
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

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旣宇文泰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謚曰文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儕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

三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僂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
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
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
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廼遣德行
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之
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
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
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
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
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
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洪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八續集卷之五
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猷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
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倭蓋遣其酋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
鮮而飲馳入其帳倭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倭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倭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
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
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圖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
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
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
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穀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
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
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往往斬敗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
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
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
招倭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真小寶環以草號泣自
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珙與倭蓋分守緒骨得寶
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
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
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
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
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

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哥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

吾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
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
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
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
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
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
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止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襲郢歸順。入隸焉。庚寅。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

州湖灘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一層乞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閫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二年，淮東受兵禍，密俾珙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五千經商州，取鵲巖關出房州竹山，遣王冷屯江陵，尋進屯鄧。

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陽劉全賚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秣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其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三今尺籍數

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云。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間隔一水。耳須兵卽度。

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

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剗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太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處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謚忠襄

魏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

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猋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猋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猋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猋家拜妻子猋歡喜隨詣操操遣猋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猋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邺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項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瀋山瀋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固

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
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
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
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
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
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

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典追念遼典在合肥之

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
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突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
義兵討董卓徙家於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
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
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
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以

豈玩好
可娛者

須自
爲權

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
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
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
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
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
舉哀感慟左右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
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
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
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貲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者。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京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
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
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
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
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
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
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
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
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
涉獵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

禮記方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
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
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
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
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
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
卽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
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
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爲孫覲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
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
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
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自
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
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
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
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

不應之。獨守紫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倉暴。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

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

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膳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

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
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
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
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遂書有謙

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所復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被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念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佳已
外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
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
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
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
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鎚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
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戢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卿以置遜所權每與
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何者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
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
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
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
覘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
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
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民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
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
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
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
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
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
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
得韓扁具知吾閑狹且水乾宜當急云遜未答方催
人種蒔豆與諸將葉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威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用定
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
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
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
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
到白圍。託言住臘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聞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
門噓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
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
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

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魏江夏太守逵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
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
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
程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
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永
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
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
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

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
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
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允穆。令與別族。其先觀
如此。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集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更徙祕書監鍾會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
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味其言語
分三代以
上八家集

息光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其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出曰年是謂平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是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竄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搯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忌、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大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伐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髯。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祔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祔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魯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
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
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荊州人爲祐諱
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卒二歲而
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祐廟。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
遜皓卽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勅諸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
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興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
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
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
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
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諱肇、琬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鬪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偃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

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
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
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
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
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
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
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
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
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衆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

人海類編 卷三十一
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
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
登陴。預攻尅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
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
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
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
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
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
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
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滎、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沔漢遠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
勇功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
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鄒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

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
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
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
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
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
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充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
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
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冑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

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輒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磬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
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
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
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旣絕恐瑱等
知其糧少乃於管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
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
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瑩等遂留船。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爲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

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
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
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
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
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
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
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
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乎京口、俘五千
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
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

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
燕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
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
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
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
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
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
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卽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狐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

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彌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

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

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遽起彬不得已及復裹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槩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

廷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竄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逃得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廷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
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
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
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
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
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
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
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
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
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下，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

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禕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業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禎孫制置高達恐卽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

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
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
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
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
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
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
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聞
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暨以殘兵突圍走執
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澤比不重刑之則廣
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

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
隣狗潯潯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
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
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
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
舒黃蘄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
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旣定才喻等至雷州使
八論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
執與珞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
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

龍羅蕃大龍遏蠻盧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

元元良合台

雲南

元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巳酉定宗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二部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

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朮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圍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而皆水、旣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木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又智興餘衆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討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四面進擊、合台陷陣鏖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事於阿木、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木已悉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木緣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又取忽蘭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之、人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
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
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
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
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趨瀘江。刻禿刺蠻三城。却宋將
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
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
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
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
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
騎步卒甚盛台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
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朮在後仍授徹徹方略
曰汝軍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
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
登岸卽縱與戰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台
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台
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
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捍赤城戊午引兵
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

阿木還戰擒其卒十一人其援復至阿木以二十騎
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
木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
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
山顛阿木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賦酋
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
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焚
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
俟遣阿木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
其衆乘勝擊逐躡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
台遣阿木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來擊破之兵
自入敵境轉鬪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
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
濠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
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
濟黃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兀良合台至
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

元唆都

浙福

唆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

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唆都、從之。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
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連兵來攻、唆
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
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
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
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
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叅政塔出
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
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峻都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峻都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劔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峻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劔，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路。瓚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璜支解以是
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漳
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
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
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
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軍
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
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
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
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

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

元李恒 廣東

李恒世爲西夏國上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闔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
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
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爲左副都元帥從都
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
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
密爲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
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
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
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
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玉是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堽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興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礪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

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